

出版者的话

千百年来,人类远古时代遍布全球的种种科学文化之谜一直困扰着人们,尽管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但现有的知识和手段仍无法解开这些谜团,益发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宇宙真的唯独钟情地球吗?茫茫宇宙中是否有生命乃至智能生物?人类史前的许多奇迹究竟是何人所为?外星智能生物真的访问过我们的地球吗?诸如此类问题对人们具有独特吸引力,人们无不渴望解开其中一个又一个谜团,得到信服满意的答案。并且为此正做出艰辛的努力。

正缘于此,本书作者,德国原著名电视记者埃利希·冯·丹尼肯以强烈的使命感,周游世界,行程10万余公里,实地考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先后撰写出版了《回忆未来》等20余部关于探索人类文明不解之谜的著作。这些书很快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并拍成多部电影、电视片。其反响之大,影响之广,充分说明了人们对探索这些不解之谜的浓厚兴趣和愿望。

诚然,作者的看法和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虽然不少科幻电影已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但作者的一些推测迄今并未得到科学的严密验证和人们的普遍认同,自然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尖锐批评和激烈争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求知态度是认真的,他的观点和见解

无论正确或谬误,至少对活跃人们的思想,拓展人们的思路,激发人们的探索精神,探究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应是有益无害的;同时,通过本书,可使读者了解不少饶有趣味的人类史前历史、民族文化知识、世界著名历史遗迹、考古知识、故事传说及宗教知识。这也正是我们出版丹尼肯著作的基本宗旨和希冀所在。

我们计划先出版丹尼肯的5本书,即《回忆未来》、《探寻全能者的踪迹》、《回归群星》、《外星文明和宇宙》、《古欧洲之谜》,并冠以“地球文明之谜丛书”。这些书如能引起我国读者的兴趣,我们还将陆续出版丹尼肯的其他有关著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3月

中文版序言

喜闻我的5部著作即将在中国出版,恰好在我30年前,我的处女作《回忆未来》历经周折终于问世。我们的祖先接待来自天外的客人吗?宇宙中存在比人更为聪明的智能生物吗?《回忆未来》的这些论题迅速成为世界范围的议题。从那以来我相继撰写20余部著作,探究人类过去时代的种种不解之谜,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领悟善于从过去时代学习对于人类今天的生存和明天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上内容也已经被世界著名电视台拍摄成多种形式的电视片。

在我的著作里多处提到中国。在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必定蕴藏着大量能揭示人类过去时代奥秘的文件与史料,这无疑是人类认识过去时代、探索宇宙、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我为了我的研究工作漫游全球,可惜没有到过中国,中国对我来说是个遥远而令人神往的国家。到中国去,访问这个古老、神秘而伟大的国家,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因此,我的著作能在中国出版令我十分欣慰,这似乎缩短了我与中国的距离。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为之奋斗了30年的事业将被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熟悉和认识,通过我的著作,我可以直接同中国读者交流思想,密切感情。想到我的研究工作因此而有可能在有着12亿人口的中国找到支持

者和志同道合者,我感到欣喜和鼓舞。

中国持续和迅速发展的经济举世瞩目,使她,一个文明古国,变得年轻和朝气蓬勃,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这里,中国人将科学技术视作第一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就是力量,善于学习和总结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知识和经验来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尤为重要,中国人那与日俱增的求知欲也是中国保持这一发展势头的后劲所在。如果我的著作对于正努力以开阔的视野面对世界、面对未来的中国朋友有所裨益,我则感到十分荣幸。

Erlich von Daniken

(埃利希·冯·丹尼肯)

1998年3月

提供免费咨询,地址:AAS, Ch - 4532 Feldbrunnen, Schweiz (瑞士)。——作者

引言

著述本书是一个胆量问题——阅读它未必轻松多少。

书里的论题和论证久已硬化的书本知识，这跟一片片费劲地粘合起来的马赛克——固定的框架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学者们会把本书视作乌托邦式幻想而列入触讳书籍的目录里。那些已经在梦里让预示未来的幻景搅得心神不安的普通人，考虑到发现过去会比发现未来更为深奥莫测、更要富有勇气、更为捉摸不定，考虑到这事儿可能会是真的，是的，十分可能，便躲进他们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小天地里去了。

这可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过去，那是千百万年以前的事了，令人感到有些离奇！那个时候不知名的诸神麇集，他们乘坐载人飞船频频拜访老态龙钟又和善的地球。那个时候有秘密武器、超级武器和不可想像的技术知识，它们的诀窍，我们今天还有一部分尚未重新获得。

我们的考古令人感到有些离奇，在考古现场，人们找到了4000年之久的电池；那里有古怪的生物，它们身穿致密的宇宙服装，用铂制的衣带搭扣锁定；那里有15位数列——运算它们没有计算机可用。我们置身在最远古的时代会遇到一座完整的宝库，它藏有我们无法想像的东西。极远古，极远古的人是从哪儿获得那些技能来创造这类无法想像的东西的呢？

我们的宗教也令人感到有些离奇！所有的宗教共同之处

是它们要拯救人类,帮助人类。远古时代的诸神也有这样的承诺。为什么他们不信守诺言呢?他们为什么用超级的现代武器来对付生活在原始状态的人呢?他们又为什么策划毁灭人的行动呢?

人们想像中的世界在数千年里得到完善,如今它要崩溃了,这正是我们要熟悉的想法。几年的精心研究已经使那个我们得以徜徉自在的思想体系垮了;隐藏在秘密会社图书馆里的见解被重新发现了;宇宙飞行的时代不再是神秘的时代了;奔向太阳和星球的航行也在替我们探究我们过去时代的奥秘。诸神和祭司,国王和英雄纷纷走出神秘的坟墓,我们要他们袒露他们的秘密,因为,我们拥有工具来彻底地、完整地发现我们的过去时代——只要我们愿意。

对古代的研究必须借助现代实验室的工作。

考古工作者应该配备高灵敏度的测量仪器,着手研究过去时代的荒凉遗迹。

追求真理的神职人员一定要再开始怀疑一切既定的说教。

在许多许多年以前的远古时代,诸神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遗迹,我们今天这才有可能去发现它们,解释它们,至于我们今天直接面临的宇宙航行问题对人而言,它在数千年来的历史里用不着人操心了。因为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接待过来自太空的客人!纵然我们今天也不知道这天外的智能生物究竟是谁,它又是从哪一个星球自天而降,我还是相信,这些“外星人”毁灭了生活在当时的一部分人类,而且生育一个新的——也许是第一个现代人。

这是一个扭转乾坤的论题。它使一个貌似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随同支撑它的基座散架。本书的目的正是试图为这个论题提供论据。

序 言

回忆未来——有这种回忆吗？去回忆那些重新出现的事情吗？存在自然界的永恒循环，一种永恒的时代汇合吗？

毛虫预感到它会在春天成为蝴蝶复活吗？气体分子感觉到它迟早又会沉入太阳的规则吗？智能生物明白自己是同一切永恒的空间相关吗？

今天的人不同于昨天的人或前天的人。人总是新的，在一条漫无尽头的线上不断地变新，那条线我们称之为时间。人会理解时间，而且必须成为时间的主人！因为时间是宇宙的后裔。一切时代的汇合之处便是那时间，它的存在没完没了。

对未来的回忆是存在的。我们今天尚未知道的许多事情让宇宙隐藏起来了。有些秘密也许正在被人揭开，揭晓之日是今天，明天，或者其他什么时候。宇宙不认时间，没有时间概念。

本书没有许多人的热诚帮助是写不成的。我感谢我的太太，在近些年里，我很少在家陪她，她给予理解。我感谢我的朋友汉斯·瑙伊纳尔，他陪伴我历经 10 万公里的旅程，总是提供我可贵的帮助。我感谢斯德林博士先生和路易斯·埃姆利希先生，他们不断地给予我鼓励。我感谢在休斯敦、肯尼迪角和亨茨维尔的全体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工作人员，他们陪同我参观他们那些了不起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我感谢

教授维恩赫尔·冯·布劳恩博士先生,教授威利·赖博士先生和教授贝尔特·斯拉忒利先生。我感谢所有那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数不胜数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是他们与我交谈,给我鼓励,提供我直接的帮助,使我能写成这本书。

埃利希·冯·丹尼肯

新版序言

我的处女作《回忆未来》恰好在 24 年前——1968 年 2 月底——由杜塞尔多夫市埃肯出版社出版。我在这之前两年已将这本书写好，可是各种各样的出版社写给我的谢绝信不约而同地飘落在我的办公桌上：“可惜不适合我们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我们不想走这条蹊径……”，“让我们向您推荐一家独特的出版社……”。

在以后的岁月里，常常有人问我，一部题材有争议的书还竟然让一家知名的专业出版社接受下来，这个“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今天，我可以公开地说：靠外界的帮助和小心谨慎。

1967 年夏，我与《时代》周刊当时的科学栏目编辑托马斯·冯·冉杜弗见面，他浏览了用打字机打得清清楚楚的手稿，以惊异的目光看过几张稀奇的图片，然后发表意见：“这里面没有我们要的东西，用它出一本书才是。”

“那怎样跟出版社打交道呢？”

冯·冉杜弗博士摆弄着握在手里的烟斗，最后把目光冲着我的眼睛：“那儿我认识一位出版人。您想的话，我可以试着打个电话给他。”

他随即拿起听筒，让对方接上当时的埃肯出版社社长埃尔文·巴特·冯·魏仁阿尔普先生。我觉得自己在发蒙，终于，我明白了，有一件事是冯·冉杜弗博士没能够知道的。我的手

稿已经被埃肯出版社退了回来。我的脑袋总是捉摸着我在——旁听到的对话,事情清楚了。

“在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年轻的瑞士人,他写了一本把人搞得糊里糊涂的书,唯有这一位不糊涂。也许您应该听他说说。”

电话线另一端的讲话人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在就近的哪一天上他的办公室去。好,我就尽力把事办成吧!我认为,一家大出版社的头儿对于他的部下早就作出的什么决定,恐怕是不知道的。

我与一位比较年轻的审稿人共进午餐后商谈协议,结果好极了;手稿要作一些改写,1968年春出书。唯独在一点上有争论:“‘回忆未来’用作书名是不行的!人是不能去回忆未来的!”我固执己见,拒绝任何其他的易名建议……

接着,我在一篇短小的序言里说明,关于“回忆未来”我是怎样考虑的。该序言也是这一版本的组成部分。书引起了雪崩似的反应。它出版后两年,第30版上市,发行量为60万册。同名电影在1969年就拍摄了,1970年秋,它在美国电视里播映。那里冒出一种新的癖好:“丹尼肯癖”(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我们的祖先接待过来自宇宙的客人吗?这个题目成了世界范围的谈话内容。该书出版后不到3年时间,即以28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今天,将近1/4世纪之后,贝塔斯曼出版社将老的文本原封不动地重新出版。

批评声随着成功的高潮而来。恩斯特·冯·坤教授将17位科学家写的文章收集在名为《诸神是宇宙航行者吗?》一书里。文章有一部分是严厉的,持否定态度;有一部分是善意的。从此,“反面论著”犹如雨后春笋,简直是在全球各地破土而出。其中有些是社会道德范畴的负面现象。有人责备我是“剽窃”和“没有科学根据”,是“反宗教”和“对于业经科学证明

的事实”的无知”等。24年后从中留下了什么呢？难道我传播的真的全是无稽之谈吗？

“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海岸给精确地画进去了。”我这样写到土耳其海军将领皮里·莱斯的一些地图，它们今天还珍藏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宫殿里供人观赏。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确实，人们只能模糊地认出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轮廓。然而，接受这个纠正意见并未使皮里·莱斯的地图失去它令人惊异的实质，因为，同一张地图清清楚楚地、精确地显示出南极周围地区的海岸线，它今天还隐藏在永不解冻的冰层底下。

那时候我写到，上埃及岛屿“象岛”之所以取此名，是因为人们从空中看它时它呈象的形状。这个信息是根本错误的。还有，我推想过，在《吉加美士史诗》^①里提到的“太阳门”，有可能同玻利维亚高原上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是同一座门。都是无稽之谈！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得到它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上一个世纪的事，它在几千年以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我也写到：“在危地马拉的玛雅时期废墟蒂卡尔有一座金字塔陵墓，人们发现里面有一串奇异的五排式翠绿项链，它真是一个奇迹！说它是一个奇迹，因为它的产地在中国。”我介绍的“奇迹”不是真的；玉的产地是中美洲。

关于未来，我写道：“‘火星之行计划’制订就绪，火星飞船设计完毕。要做的事‘就差’建造了。”这个意见在那时候——写于1966年！——是正确的。“火星之行计划”只是出于财政的原因又停止了。

新手处事坦然、诚信和不那样学究气地反省自问，这在情

^① 《吉加美士史诗》系古代“两河流域”的一部文学作品。作为民间流传歌词，约在公元前2000年定型成文。主要描写神话英雄乌鲁克王吉加美士寻求长生不死的种种经历。——译者注

理之中。我多次忘乎所以,或者呢,我接受二手信息。之后,我又信赖一位科学著作撰稿人的资料,事后接受了教训,原来这位头脑聪敏的先生所持的观点受到批驳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随即变成“被批驳”的对象而给推到对立意见的一边。这里,捕风捉影地“反驳”无非是批驳对立意见。恶劣透顶的是“反驳”所谓由我提出的种种论题,而这种种论题我从来没有在哪儿讲过或者写过。

在《回忆未来》里有这些确实存在的错误,承认它们既没有使基础的理论崩溃,也没有使思想体系坍塌。对于这个问题,我听到反对的意见。有人说,这个丹尼肯可“早已让人从科学上批倒了”。这方面也有几个例子,自然科学家约翰斯·费巴克博士把它们汇编在一起,而且将它们发表在《古代风土》1991年第6期上:“让我们以德国的赫尔伯特·维尔黑摩教授为例吧!维尔黑摩研究地理、地质、国民经济和民族学等,自1942年以来在基尔、斯图加特和图宾根等城市担任教授,‘全能教授’的名气没有使他陶醉得过于不公正,他的书《世界与玛雅环境》属于玛雅研究领域里的典范作品。

“我们还是稍微仔细一点儿来研究这本书的一章(第八章)吧:‘玛雅文明的外来影响——关于古代有否航海家和宇宙航行员的思考’。维尔黑摩写道:丹尼肯的宇宙飞行员——诸神‘在一万年以前乘坐巨型航天飞船从天外’来过,埃利希·冯·丹尼肯‘在他的书里有两处将尤卡坦半岛与他们在地球上的着陆地点……联系起来’(帕伦克和拉文塔)。这个句子已经一清二楚地表明,维尔黑摩的工作方法有严重的缺陷。1981年,他引用的仅仅是《回忆未来》和《回归群星》这两本书的见解——出版年代是1968年和1969年(!)。1989年,维尔黑摩的书经过修改第二次出版,他的认识状况也还是不见有变化,对于丹尼肯和作者其他的后续著作,尤其是丹尼肯在

1984年出版的论述玛雅的书《诸神来到的那天》，他压根儿只字不提只引用过去了20年之久的旧著的观点，而且对后续出版物漠不关心，不予理睬……，这在其他学术领域里是不允许的。

“维尔黑摩假定他自己的观察方法的是唯一正确的，他在这里犯下第二个错误。他以严厉的口吻“分析”冯·丹尼肯关于在拉文塔（位于墨西哥的比利亚埃尔摩萨）的一块巨型石雕的描述。埃利希·冯·丹尼肯是这样描写的：那儿卧着一块加工利索的巨型石雕，上面显示出一条蛇，确切地说是一条龙。在动物内部坐着一个人……脚底踩着踏板，左手搁在一根操纵杆上……头部戴着一顶贴身的致密头盔……紧靠嘴唇的前方有一种装置，人们可以将它视为话筒……”

“维尔黑摩评论说：‘可惜丹尼肯的图片存在印刷技术上的缺陷，比较一下在比利亚埃尔摩萨的原物可以知道，从图片上看不出这不是龙，而是一条巨蛇，它守护着一口灵柩或者一个墓室，里面蹲坐着一具尸体。’

“事实上，有几个特征——例如，它尾部的响器——表明，这是一条巨蛇。可是，根据什么可以武断地下结论说，上面描绘的是一具尸体呢？‘印刷技术上的缺陷’能让其他考古学家从形象上认出著名的库库尔干神，科学出版物里有这样的‘印刷技术上的缺陷’吗？在考古学家看来，他肯定没有‘死’，肯定不是在‘墓室’里，而理所当然地是活着的：他摇动着一只香炉。

“尽管论据有明显的错误，报界也匆匆表白，支持热门的‘批驳’。例如，汉斯·舜费尔特在《柏林报》（1989年12月13日）写道：‘然后，那位科幻作家（指的是埃利希·冯·丹尼肯）忙得不亦乐乎：他凭着他的“论据”提出论点：外星宇宙航行星在1万多年以前访问过我们的地球。可是他所描述的，刻有龙

的巨型石雕恰恰只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这一家报纸没有发表埃利希·冯·丹尼肯澄清事实的内容(我哪儿用过1万年来注明拉文塔巨型石雕的历史?)看来,无论这里(维尔黑靡),还是那儿(《柏林报》),都不习惯于自我检讨。

“就此而言,维尔黑靡向他的读者提供的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得寸进尺了:帕伦克。

“过去,‘帕伦克墓碑’已经常常被人用作引证的对象,反复加以解释,维尔黑靡却将他自己的解释(谈到玛儿斯神鄂姆·卡克斯)表白为‘业经证明’的见解。埃利希·冯·丹尼肯‘是从错误的一侧,即从宽的一侧来观察墓碑的……然而,墓碑在狭窄的墓室里所处的位置以及浮雕的总体构思使人深信不疑,窄的一侧是观察的一侧,只有从这一侧观察,浮雕的图形才有意义。’所以,维尔黑靡认为,埃利希·冯·丹尼肯与之相反地对他的读者作诱导性操纵。

“倘若谁不是这样严肃地对待问题,人们准会捧腹大笑:因为,至少从开始有载人宇宙航行以来,维尔黑靡也总该注意到,用他主张的观察方法来看到的浮雕图形才像一位飞向太空的宇宙航行者。那么,谁在操纵谁呢?

“在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点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位在社会上有所建树的科学家虽然对他人严厉,却又怎样宽待自己的。

“维尔黑靡写道:‘谈到他(埃利希·冯·丹尼肯)缺乏历史知识,只要举一个例子便可以知道了。在奇辰·依察^①有一口神圣的天然井^②,离它不远处是另一口井,这是供典礼现场的居民汲取圣典用水的。’他谈及此事时说:‘这两口井相似得惊

① 奇辰·依察是墨西哥万卡坦半岛的一座废墟城,建于公元6世纪初。——译者注

② 天然井系指石灰岩溶蚀致使上层塌陷而成的井。——译者注

人……连水平面高度也一样……毋庸置疑,这两口井是同龄的,而且,这两口井的存在可能起因于陨石坠地……’这里,丹尼肯的一种幻想犹如神秘的雾霭在本已澄清的事情真相上空扩散开来。这两口天然井并非陨石坠落处,而是喀斯特溶洞塌顶的结果,在北尤卡坦,这是普遍在发生的事……自从1910年以来,形成天然井的现象是闻名的,所有全面介绍玛雅文明的重要著作都具体地叙述这种在自然科学上得到明确解释的现象……’

“看来,得到澄清、让人明白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甚至有名望的科学家,他们发出的声音愈大、愈强烈,他们就愈执迷不悟。维尔黑摩的‘关于天然井的正式辟谣’简直是在绘影绘声地描绘这一事件。怎么说呢?”

“6400万年以前,正值白垩纪与第三纪交替的时期,恐龙绝种,在当时知名的动物群中有3/4的动物随之灭种。这个结局近乎是突然间出现的。今天,研究这个问题的多数地质学家假定,有过一块巨型陨石坠落下来,它毁坏环境达数千年(在空气里出现碳黑粒子,环境温度下降,蒸发的熔岩成为酸雨的释放源等等),结果形成这一条“动物绝种线”。长期有待填补的空白是发现这一块巨型陨石的可能的坠落地方。

“不过,从1991年年初以来,人们看来是有所发现了。在哪儿?在尤卡坦!地质学家先前已经发现,在加勒比海地区存在岩屑与熔岩的沉积层,又厚又宽,处在白垩纪与第三纪的临界地层。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那个有关的凹穴可能在不远的地方。有人估计它在海底或者在古巴的南边。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987年的卫星照片引起轰动:科学家想要在照片上复原玛雅的供水系统,见到了一个直径有200公里的半圆形天然井群体(喀斯特溶穴或灰岩坑)。今天,地质学家自信地认为,这个环形区(奇辰·依察的两口天然井也在

其中)构成气势壮观的撞击结构的边缘。

“在其下面是完全碎裂的岩石,水在其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循环,它溶解上面那些坠落后才沉积下来的石灰岩,于是形成天然井。现在,契克苏勒布凹穴(它是以撞击结构中心梅里达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命名的)被看作是人们寻找恐龙绝种起因的头号对象。跟维尔黑靡所进行的那种诱导的结果不同,埃利希·冯·丹尼肯可完完全全是正确的(他仅仅写道:……而且,这两口井的存在可能起因于陨石坠地,可不能肯定它们就是‘陨石凹穴’)。当然,像维尔黑靡这样的一位‘全能科学家’也有可能没有预感到天然井有朝一日会露出真相。不过,这个例子却以直截了当的传统方式告诉人们,凭臆测肯定了的表明是错误的,实现这个证明过程有多快;凭推理提出的假说——即使由非科学家提出——则相反可以表明自己是最接近真理的,这个过程又有多快。”

出自约翰斯·费巴克博士之手的插入部分就到此为止。近 24 年来,那些言过其实的,有一部分还是骗人的批评使我气馁了吗?使我愁眉苦脸了吗?

绝对没有。我从批评中学到了许许多多。批评常常是有根据的,使观点变得合情合理。此外,纷纷飞来的不仅仅是各种批评,从科学界方面也出版了“亲丹尼肯书籍”和大量用多种语言写成的正面文章。它们在我的书库里占据重要位置!遗憾的只是有一些传播媒介人士依然摆脱不了他们的偏见。某些科学家、创作组或者电影编剧等从我的书里汲取精华却没有诚实地注明具体的资料来源,这也令我不快。自从出版《回忆未来》以来,我自己写了 18 本其他的专著,它们都属于同样的主题范围。广大读者对《来自宇宙的诸神》显露出纯真的兴趣,这证明一个事实,即我写的每一本后续著作出现在《明镜周刊畅销书名单》上是名副其实的。1973 年,古代宇宙

航飞行员协会在美国成立,它是一个公益性国际组织,研究我的各种题目。现在,古代宇宙航飞行员协会在德语地区就拥有4000名成员。

美国哲学教授、纽约技术研究所的路易斯·纳瓦博士写道:“如果人们没有先入之见,以坦诚的态度来研究假说,他会很快地认识到,就这假说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东西与最严格的科学规则或我们现在对宇宙的理解有矛盾。埃利希·冯·丹尼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已经激起人们对许许多多考古、文化、历史和宗教现象的注意,当人们考虑有可能来过天外客人时,这些现象突然变得有意思了。现在,人们期待一个理智的和有说服力的科学假说能就此问题让人见个分晓。”

加尔各答梵文学院梵文与印度语言文学教授、梵文学者第里普·库摩尔·堪吉拉尔博士是讲到点子上来了:“古印度的经文直言不讳地让人相信,地球在远古时代接待过天外来客,而且受到他们的影响。”这就是我要说的。

埃利希·冯·丹尼肯

1991年11月15日

写于瑞士费尔德布鲁南